

朗誦、戲劇與我

馮祿德

如果有志投身於戲劇表演工作，我們應如何裝備自己呢？相貌是天生的，不宜改變。身高得自遺傳，在發育尚未停止之前，後天的幫助或許尚有些施為，但切莫寄望太高。唯有接受一些關於戲劇修養與表演技巧的訓練，我們還可以努力，提升自己的發展條件；例如：

應如何分析整體演出的主題？個人表演的設計應如何配合整體演出？

角色在舞台上以至舞台外的性格如何？他是怎樣成長的？他的性格與際遇會如何影響他表達感情的方式？

應如何擴展自己的精神領域與思想空間，以致可以隨時隨地迅速投入想像或聯想之中？

應如何高聲唸白而令人不覺吵耳反覺動聽？應如何運用即使天生不太美妙的聲線？應如何把感情灌注在聲音之中而不會予人以造作之感？應如何吐字清晰並能特別著重關鍵字詞？應如何適當安排說話的抑揚、急緩乃至停頓？應如何快速而有效地抓緊觀眾的注意力？應如何加強自己的記憶以致對台詞不易遺忘？

上述訓練雖隨口道來，但進行起來並不簡單。最現實的理由是，學校或劇社可不是經常有演出或舉辦全面的訓練課程啊！

根據我的經驗，最適合進行上述訓練的首推朗誦，尤其節奏感較強的古典詩詞朗誦。朗誦是一門表演規模極小但發揮空間極闊的藝術。它與戲劇的關係，就好像散曲與雜劇，前者既可以獨立而自成一體，也可以作為後者的構成部份。

我是一個業餘演員，表演生涯說長不算太長，但也超逾三十五年了。除了小學和初中階段的演講、辯論比賽之外，我生命中的第一項表演是高中一那年的個人朗誦。我母校極重音樂教育，每逢周五早會，校內各班輪番主持小型音樂會，通常表演三個項目，不是鋼琴、小提琴、木笛等樂器演奏，就是個人或小組歌唱。那年，我身為班長，負起策劃本班早會演出之責。我們除了邀請到兩位女同學合奏鋼琴和選出四位同學表演混聲四重唱之外，根本再想不出其他的表演項目。最後，只好媒人自己上花轎了。同學說我聲大，記性好，可以公開唸詩——朗誦；我只需走到台前，面對全校，清清楚楚完完整整地把詩唸完，就功德圓滿。況且曾有高年班同學在早會表演過朗誦，得到老師接納為表演項目，視為「沒有音符的音樂」。結果，我班第三項的演出就是敲定由我表演「唸詩」了。

我記不起那是由於老師指引、自己決定還是國文課程有選，我當年表演的是蘇軾的《水調歌頭》和岳飛的《滿江紅》這兩闋詞。我不甘心平平淡淡的，只是「清楚」「完整」地唸一遍就算。我自小跟隨祖母和父親觀賞粵劇，新馬、芳艷芬、任白的表演看過不少，十分陶醉於他們美妙的聲線和真摯細膩的感情演繹。我決心模仿他們的表演，不過只是唸白，不是唱曲。為了背誦原詞，我先要求解，到圖書館去搜集資料，到書局去「打書釘」是不可少的。我不只要通透了解詞的原意，我還要深入探索作者的寄託，以及他們的生平際遇。當然，當年我只是個高中一學生（相等於現時的中四），縱有名師指點，領悟究竟有限。出乎意料地，我的表演竟然算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說，這次表演開展了我以後的演出生涯，決定了我跟著要走的生活道路。

坦白說，那次表演，我根本沒有事先在表達技巧方面作過甚麼精心的設計。我只確定了每個字的正確讀音，較長的句子應在哪裏停頓，哪句開始適宜快些慢些或高聲低聲一點。我所恃的只是熟記作者所擬表達的感情。表演時，我先唸《水調歌頭》；當唸至「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我腦海隱約出現粵劇「梁祝恨史」裏煙霧瀰漫的天上宮闕；當唸至「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想起了不久前在三個月內相繼辭世的祖母和祖父。有了第一首的熱身，唸第二首的《滿江紅》時，更容易情動於中；唸至「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眼前所見，竟是一個個頭戴皇軍軍帽的倭寇。我聯想到當時老師正在講授的抗戰史，氣也喘了，聲也顫了，嗓子扯得很高，不由自主地唸得很急，聲音甚至有點變，卻頗有逼真傳神的效果。唸完之後，台下掌聲雷動不息，有人甚至高叫「安歌」，老師走入後台，叫我出去多唸一首，但我全無準備，當時腦海也確實只記得那兩首詞，焉能多唸？只好出去再三鞠躬謝幕作罷。那次表演的經驗，給我的啟發是：應當事先精心設計表演的步驟與程式，以適當配合內在培養醞釀的情感。

直至高中畢業之前，三年裏頭，我曾作多次朗誦表演，也曾代表學校參加那時依附於校際音樂節舉行的朗誦比賽。每次朗誦，我都做足搜集資料、分析作品的功夫，而表演的設計就更加精細了。我不單只注重聲情的表達，還開始講究眼神的運用，面部表情、手勢與姿態的配合。我試過朗誦杜甫的《兵車行》，揣摩詩聖悲天憫人、愛國愛民的胸襟，用聲音描繪漫天塵埃的咸陽橋頭子弟兵開上前線的畫面；我也試過朗誦《木蘭辭》，用聲音細述花木蘭這位女中丈夫代父從軍的勇敢氣概，在黃河邊、黑山頭思念爹娘的幽幽情懷。還記有一次朗誦白居易的《琵琶行》，我們選用了一些由琵琶奏出的音樂做襯底，而舞台天幕出現不同顏色的燈光變化，以配合江州司馬在潯陽江頭與長安倡女的對話。每一次朗誦，我都警惕自己，儘管所唸的是不知多少人讀過唸過的文學名作，但如今在我口中唸出，應視為這世上的首次。我要代入作者，因情動於中而首次唸出這篇名作；而聽眾當然也是首次接觸這篇作品。唯有這樣警惕自己，為朗誦而造情的感覺可以稍減，為情動而朗誦的感覺才可強烈。儘管如此，高中

—那次由內在情感帶動而外在表演技巧不自覺相隨的渾然一體、純樸自然之感，以後卻不易再得。

高中二那年，我參加校際朗誦節的比賽項目，除了詩詞、散文獨誦和集誦之外，還初次參與故事重述和台詞獨白比賽。後者唸的是曹禺《北京人》第二幕姑老爺江泰借點酒意對岳丈破口大罵的一段長台詞。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屬於戲劇性質的演出，也是初次由朗誦過渡到戲劇的表演。由於這些項目比較冷門，參加的人不多，我僥倖獲獎，也因此認識評判姚克教授。姚教授見我對戲劇興致勃勃，特准我到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參觀他排演《威尼斯商人》，讓我大開眼界，自此我與戲劇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後，我考入中文大學中文系，再遇姚教授，加入劇社，參加大專戲劇節與大學的周年演出等等，已屬後話。

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比賽，至今仍有舉行，我也曾擔任過幾年評判。主辦當局最愛每年對外公佈：比賽項目與參加人數又達至多少，破了往年的甚麼紀錄。能夠那麼多年持續舉辦相同性質的比賽，而每年都有不少人參加，的確值得恭賀和讚揚。這除了當局的努力之外，還須賴傳媒的報導與學校的支持，當中，老師的心血是最值得珍惜和重視的。然而，若就朗誦藝術本身而言，這麼多年來是否有所進展或突破呢？學校之內，除了比賽進行訓練之外，為配合語文、文學科的教學或戲劇的排演，是否也有類似的活動？根據我擔任評判的印象，時下的朗誦，不論是高中還是初小的同學，除了常有的懶音之外，多是扯高嗓子，提高腔調，比唱粵曲還更誇張，但對作品的主題與作者的感情卻嫌揣摩不足。難怪有位戲劇大師曾開玩笑說：「聽到朗誦，我就怕怕，好像身上每條汗毛都宣告獨立呢！」戲劇界的大行家對朗誦尚且有此微言，表演或練習朗誦可得小心走火入魔啊！

三十多載光陰匆匆回顧，愧無建樹，尚幸活得充實，活得自信。若說這全歸功於朗誦，似嫌誇張，但說由它開展我自問多姿多采的人生卻不算太過。青少年若能因朗誦而多讀詩詞，多讀文學作品，仔細咀嚼，用心分析，既可吸收前人的處世修養，又可提升個人的語文能力，更可提高社交談吐的信心。如此看來，朗誦與德育、輔導、語文等科目都有密切的關係，實在值得向各位老師和同學大力推薦！

馮祿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教育碩士；曾任教中學，為資深之戲劇活躍分子，並多次獲獎。現職香港考試局科目主任。